

翻译方圆

Fanyì Fangyuán

郑延国，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语言·翻译·文学研究系列丛书

翻译方圆

郑延国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方圆/郑延国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309-06651-7

I. 翻… II. 郑… III. 翻译-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0692 号

翻译方圆

郑延国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林骧华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江苏省如皋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92 千

版次 2009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9-06651-7/H · 1336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简 介

关于翻译的理论问题研究,在最近 30 年来已经成了一门显学,其间新见迭出,众说纷纭,渐成系统。对于翻译理论的系统介绍和阐说的学术性专著也日渐增多。然而,郑延国先生的这部《翻译方圆》不仅条分缕析地对众家学说做了全面梳理和归纳,更对翻译作为学术和作为文化类型的要义提供了个人的真知灼见。所以,无论译坛耆宿还是译界新手,都可以从本书的系统知识中深化思想,推陈出新,若能如此,不亦乐乎?

本书由“翻译理论”、“翻译批评”、“翻译实践”3 个板块构成,文字粲然,话语精辟,堪供读者欣赏。

本书得到了长沙理工大学学术专著出版专项基金和外国语学院资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总 序

《语言·翻译·文学研究系列丛书》经过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三年的运筹帷幄,今日终于得以槁行。不言而喻,这套丛书恰似学术园林中的一朵朵璀璨的奇葩,馨露出一派旖旎的学术风采。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是在原长沙交通学院外语系和长沙电力学院外语系的基础上,于2003年夏正式组建的,到今年已经整整五年了。五年中,学院先后成功申报并建立了“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两个硕士点,就读人数年有所增。目前又正在向新的硕士点乃至更高的目标冲刺。

回顾外国语学院五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感受到外国语学院的领导在高度重视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亦能清醒地认识到:高等学校教师担负的历史使命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决定了他们一生不能停止科学研究。这不仅是提高教师自身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需要,而且也是促进学科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发展学生智能、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

基于此,学院努力采取多项措施,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科研积极性。一方面以“送出去”的办法,鼓励中青年骨干教师到国内外名校访学或读博;另一方面,则以“请进来”的办法,邀请钱冠连、方梦之、李亚舒、张后尘、吕俊、文旭、李森等一批国内知名学者到学院讲学。正是凭借这些举措,广大教师既扩大了视野、了解了信息,又增进了知识、明确了方向。五年来,许多教师本着“教学促科研,科研促教学”的宗旨,积极从事科研,并在外语界的知名刊物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外语与外语教学》、《中国翻译》、《上海翻译》、《外语学刊》、《中国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不少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

2006年伊始,学院又提出了撰写系列丛书的设想。于是一些教师在已经公开发表过论文的基础上,又着手写作专著。到

今年,已有几位教师先行完成了各自的书稿。综观这几本书稿所涉及的内容,大致呈三种走向,即语言学研究、翻译学研究和文学研究。

关于语言学研究,许国璋先生曾经作如是说:“语言学是一门内涵很广的学问……。能够尊重这一丰富的内涵,从尊重它,进而了解它,研究它,爱好它,这不仅是增加了知识,也是提高了文化素质。”许老的这番话无疑催发了人们进行语言学研究的动力。丛书中关于语言学研究的几本书,可以说完全体现了作者对语言学,特别是对认知语言学的爱好、尊重和了解;甚至还可以说填补了语言学分支,比如认知词汇学理论的某种空白。

说到翻译,人们一定不会忘记 I. A. Richards 所讲的一句话,即“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最复杂的一类活动(the most complex type of event yet produced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smos)”。尽管如此,译界学人仍然孜孜不倦地对这一活动进行旷日持久的研究。这套丛书中,有几本恰巧是关于翻译学或曰翻译研究的,作者们或论及了西方汉学家的汉籍英译,或探索了翻译中的伦理观点。读者无疑能从中获得新的信息,甚或受到新的启发。

至于文学研究,就外语学人而言,多体现为外国文学或比较文学的研究。记得乐黛云教授曾就比较文学表露过这样一番真知灼见:“比较文学的基本立场就是跨文化,它的研究对象存在于跨国界和跨民族的极其广泛的文化之中。这个学科如果失去了国际联系,就好比人停止了呼吸一样。”丛书中有一本书探索的刚好就是一位专写中国题材的英国作家。该书作者为了做好这方面的文学比较,不仅和自己的同仁翻译了这位英国作家的相关作品,而且多次与其取得联系,从而较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专著。这不正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乐教授理念的正确性么!我们的读者也许能从这本书中感受到一股清新的学术芬芳。

“把积累的学问、经验,写书出版,仿佛一队士兵,列阵于科学前沿,邀请我们到场观操”。二十一年前,许国璋先生为《语言学系列教材》所作总序中的这句话,似乎也可以用来描述我们的这套丛书。但我们仍清醒地意识到目前这些研究成果的局

限和不足,恰如鲁迅先生所言,它们“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

作为全国高等学校外语院系中的一支突起的异军,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学术研究的征程中虽然起步不久,但一种“长江后浪催前浪”的态势已初见端倪。其美好的前景,可以说有如东方喷薄欲出的朝日一般,能够想象,能够预计。

外国语学院院长陈建生教授嘱我为这套丛书作序,于是写了上面这些话。是为序。

郑延国

2008 年新春于长沙理工大学望麓斋

自序

本书书名《翻译方圆》中的“方圆”二字源于《孟子·离娄上》开篇语,即“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句话中的后九字“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已衍变为常用成语,比喻做事要遵循一定的规矩。书名仅取其中的“方圆”二字,可以说用的是修辞学中的藏头法,所要表达的意思是翻译一定要遵循规矩。古汉语专家杨伯峻先生将“方圆”释为“方形和圆形”,英人理雅各则将其英译为 squares and circles。基于此,又可以将“方”视作翻译理论,将“圆”看成翻译实践。前者具有刚性,后者具有柔性。翻译法则不能随便更动,翻译方法当可灵活多样。亦可将“方”比作内容,将“圆”比作形式。译文的外壳可以千变万化,但原文的内涵却有如铜墙铁壁,丝毫也撼动不得。

本书由三个板块构成,即翻译理论、翻译批评、翻译实践。翻译理论这一块主要是评介,换言之,是自己对中西方翻译理论的一种解读。翻译批评部分实际上是一篇篇的大小文章,所议甚为宽泛。批评的对象,有的大到翻译史上的某种运作现象,比如将中国的佛经翻译裁定为一种合译;有的小到某一句原文的多种译法,比如通过对杜甫《登高》颈联“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五种译文的条分缕析来说明“翻译有法,但无定法”。翻译实践板块则是对自己译路历程的简单回顾以及对翻译理论的实实在在的看法,同时也将多年来的一些译作附在其后,聊博读者一哂。

汉朝人王充写有一本书,曰《论衡》。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三闾大夫流放之地汨罗江畔半耕半教时,曾借得此书,浏览一

过。如今仅记得书中一语：“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几十年来，自己虽然一直在学海中探索，但由于水性太差，不能潜入深水，所以察看不到鱼鳖，遑论观蛟龙了。不过于浅水中摸来摸去，也有几分乐趣。每逢逮住几只虾子，碌碌无为者如我，便觉得是一种了不得的收获，竟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此美其名曰《翻译方圆》的书，又可以视为作者在学海中逮到的几只虾子。译界方家同仁如若不弃，何妨一尝？是为自序。

郑延国

2008 年春于长沙理工大学望麓斋

非新无以为进

罗新璋

接获郑君快递传送的论著，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是得读郑君文章，以其深永的国学功底，常予我启发与助益；忧则忧其囑写短序，“以壮书辉”，难副厚望。尤其近期，家事沉重，不务正业久矣，了无思绪可言。承囑作序，不敢怠慢，翻开书稿，先读为要。

郑君这部翻译论稿，自成方圆。因利乘便，便以此方圆，就事论事。开首“翻译理论”之部，中国翻译理论仅一篇篇幅，而西方译学理论则分文艺学派、语言学派、哲学学派、文化学派等四篇。一比四，至少数量上，传统译论不敌西方译派。而且所列四派，俱经简约归类，其中语言学派，下分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学派、德国功能学派、交际理论学派等五派，哲学学派举出阐释学派与解构学派两种，文化学派下面有多元系统、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女权主义、食人主义、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等七个分支。四大译派，内含十四支派，论家更多至四十五、六家，真洋洋大观矣！西方译派纷至沓来，而我国翻译学说似乎基本上还未走出国门。据郑君书，至今只靠传统译论一枝独秀，面对世界上东西南（印度）北半百译派或论家，不亦困乎！

朱熹尝言：“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论者，论事物之理也。而翻译理论，顾名思义，当然是论翻译之理。但中西译学，呈现方式，却略有不同。我国译论，尊传统，大多沿袭式生长型，似隐伏一以贯之的一线脉络而自成体系。西方翻译理论，贵创新，历时态上，各有主张，不相统属；共时态上，各鸣其是，群雄并踞。从理路上说，我国论家往往靠觉知，靠冥思妙契；西方学者，重思知，仗逻辑推理。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382）中

指出,译经“有五失本也”。作为佛学大德,他严于务得本文,“唯惧失实”;为能“委本从圣”,悟出最上策莫过于“案本而传”(《鞞婆沙序》383)。严复本于求信求达求雅三者乃文章正规,悟出译事三难;傅雷借喻取譬,以画法通译法,得出翻译“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钱锺书据“囿”从“口”、“化”声的字训,拈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传统译论大体起于经验层面,凭借智的直觉,悟出译事精义。支谦、道安、罗什、玄奘诸说,关乎翻译本体,或可谓得译理之正。属于实践理性,兼具实践品格,因切题而切用,自有其指导意义。决定传统译论的价值的,正在于传统译论的自身。前绪后因,虽久理同。不仅在前哲的当时管用,而且在后人的当今也顶用。并不因过了千百年而“俱往矣”,却能时受质疑而“传下来”。确乎不拔,历久弥新。即使时至今日,不管你怎么解构,“本”还得案,“信”还得求,“神”还得传,“化”还得言,只要从事的是正规的翻译,而不是什么胡译臆译。此处着重讲传统译论,并非唯我独尊,排斥百家,出自学理上的偏执,陷于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只有立足本源,培其本根,才能更好吸纳西学,触发新机。严复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守住立脚跟地,始能行远。

西人治学富开拓精神,常各以所业,每创新义。西塞罗善演说,提出“作为演说家”,翻译要“符合译入语”的主张;美学家克罗齐从美的绝对价值出发,深感“艺术文不可译”,强调翻译应“再创造”;哲学阐释学创始人伽达默尔,省识翻译即阐释,其翻译观便与阐释学三原则紧密相连。西方哲学素有反传统的传统,敢于对前贤说“不”(say no to predecessor),如语言学派反照文艺学派,解构学派解构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颠覆强国文化霸权和西方中心主义。历来把翻译视为女性,以译作附庸原作,女权主义崛起后,重新厘定译作与原作的关系,要在翻译中突显女性特点。总之,西方翻译理论涉及的方面,在广度和深度上,要逾于我国译论。吾国诸多译家译论,实质上大多可归属文艺学派一途。起源于传统文论,立足于本土语境,使中华千年译事赖以接续而不坠,而且各时期均有妙手留华章,精品传后世,有的

几不可替代,为翻译文本取得了独立存在的资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翻译事业,就规模和宏阔而言,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翻译研究理应与时俱进。尤其80年代以来,学术界主体性的强调,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起,在继承传统译论正面价值的同时,更需拓宽视野,借鉴外来,融合而会通之,把研究做得更细、更深、更有理论基础。近二三十年的译论研究,虽有长足进步,论题全面铺开,几乎已无缺项,且可与国际对话。但作为一个堂堂翻译大国,理论成果还显得苍白,每年出版的专著和博硕士论文,动以十百计,惜乎尚少突破,尚少创见,尚无公认的产生国际影响的译派,甚至也没有一位以一文惊世、称雄世界译坛的“本雅明”。恕我孤陋寡闻,但愿此等专文专著、专家早已横空出世,只为当下遮蔽而一时未能识荆,本雅明《译者的使命》不是也埋没了近半个世纪才开始放出璀璨光华!差距确实存在,前景却是看好,自当轩昂奋发,激励我们探求的热忱,在思想性和学术性上,在理论性的深度和力度上,力争更上一层楼,做出无愧于伟大翻译时代的大文章!

论著卷一的翻译理论之部,深入中外古今译苑,综罗文献,备采众说,而能压缩在七八万字篇幅之内,可谓简明扼要。是作者从自己角度,对中西译论的一种梳理,一种解读。固然自出心裁,犹不能谓之孤诣独到;相关内容,马祖毅、陈福康、王宏印、王秉钦、谭载喜、陈德鸿、张南峰、李文革诸家著作中,都曾涉及。卷二翻译批评之部,作者方显出独擅胜场。郑君自谦是“业余的翻译批评爱好者”,正因为是业余爱好,amateurism,而且“努力做着这项工作”,以其译学学养,不乏卓见胜解,令人刮目相看。学界名人与翻译的关系,大多隐而不彰,幸得郑君穷搜旁求,才不至于永沉忘海。看似点点滴滴,点滴之中蕴含的道理和智慧,不可小视。虽系钩沉之作,实有开新之功。其中有评有论有赏有析,尤其对钱译许译的标举,典范在此,举一反三,可为后学津梁。卷三翻译实践。于翻译方圆有会于心,大将运斤,自成方圆,固不待言。《田园有味忆儿时》、《历尽艰辛话买书》,以及《求知如采金》等篇,正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一次次耀亮,而为多种选本所采录,良有以也。又,三改庞德,涉笔成趣,也是译事

推敲、译中有作的出色示范。

要之,郑著为治译学译事者,指示途辙的功用,实非愚陋浅戔数语所可尽言。按例,序不宜太长,横亘在原著之前,妨碍读者进入书境。走笔至此,亦可以止矣。

戊子清明,2008年4月4日

目 录

卷一 翻译理论	1
(一) 导 论	2
(二) 中国译学理论	11
(三) 西方文艺学派译学理论	34
(四) 语言学派译学理论	43
(五) 哲学学派译学理论	66
(六) 文化学派译学理论	79
卷二 翻译批评	91
(一) 评论与赏析	92
(二) 译人与译事	219
卷三 翻译实践	294
(一) 散文编	297
(二) 小说编	318
(三) 《伊索寓言》选译	369
后记:结缘翻译三十年	386



翻译理论

卷首赘语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伴随翻译实践而产生的翻译理论,可以用“源远流长、学派纷呈”八字概而述之。

中国的翻译理论产生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公元前的春秋时期。如孔子讲过这样两句话:一是“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谓简矣”;二是“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或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第一句话道出了翻译进行交际的重要作用。第二句话则说明了翻译事物名称应遵循的原则。显而易见,孔子的这些话完全可以视为中国翻译理论的萌芽。随后,在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后的西学翻译当中,特别是在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研究当中,中国的译学理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已为世人瞩目。作为对翻译饶有兴趣的国人,理所当然应对这些理论进行认真的学习和研究。

西方翻译理论产生的时间,较之于中国翻译理论产生的时间,大约要晚四五百年。但其发展的势头要比中国好。特别是在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学派的产生更为迅猛,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尽管有人将这种现象讥之为“译界代有理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但笔者认为这些翻译流派的理论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恰如季羨林先生所云:“对西方当前流行的各种学术流派,不管你认为多么离奇荒诞,也必须加以研究,至少也应该了解其轮廓,不能简单地盲从或拒绝”。

正是基于对中西翻译理论的上述认识,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工作,撰写了一份关于翻译理论的讲义,即本书卷一是也。该卷由六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导论,从五个层面讨论了理论、

翻译、翻译理论、翻译价值、翻译研究的内涵。第二部分至第六部分着重论述了中国译学理论以及西方的四大翻译理论学派或曰流派,即文艺学派、语言学派、哲学学派和文化学派。其中语言学派介绍了布拉格语言学派、伦敦语言学派、结构主义学派、交际理论学派、功能主义学派和前苏联语言学派。哲学学派介绍了阐释学派、解构主义学派。文化学派或曰翻译研究流派则提及了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女权主义、食人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翻译研究。

此卷的撰写原则是删繁就简,化难为易。所谓删繁就简,乃是指在论述的过程中,主要介绍各个译学流派的领军人物及其翻译思想。以中国翻译理论而论,主要介绍了佛经翻译时期、明末清初时期、晚清时期和现代、当代翻译理论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翻译思想。对西方翻译理论家的论述,相对中国翻译理论家而言,涉及面无疑广泛一些。

所谓化难为易,则是说,对所论及的翻译理论家的翻译理念坚持进行清晰的描述,特别是对西方翻译理论家翻译理念的描述,力避免绕来绕去的“翻译腔”,而代之以本土化的语言,使之脉络清楚,一目了然。此外,该卷以中西合璧的方法,对某些西方译论的英文原文或中国译论的英文译文亦尽量择其要点标出,以供读者对照研习。

(一) 导论

我们要讨论中国和西方的翻译理论,首先应当知道这样几个概念,即什么叫理论?什么叫翻译?什么叫翻译理论?此外,对翻译的价值以及翻译研究亦应有几分了解。有了这些基础,我们方能对中西译论作进一步的探讨。

1. 什么是理论?

这无疑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笔者认为,所谓理论就是一个系统,一个系列,一个框架,一个整体。这样说当然有些笼统,甚至有些抽象。因此,我们先不妨看看一些权威的工具书对